

「野蠻」考源

沈國威*

摘要

中國歷史上用「蠻夷戎狄」指稱周邊異族。十九世紀以後，新教傳教士在引介西方文明進化史觀使用「蠻野」、「野蠻」表達人類歷史發展一個階段的新義。傳教士著述中的「蠻野」、「野蠻」傳入日本，經過福澤諭吉的消化吸收定型為「野蠻」，並在二十世紀初回流中國，成為現代漢語詞彙體系中的一員。本文嘗試對「野蠻」一詞的形成、中日之間的交流、定型進行考察，以期從辭彙史的角度，詮釋與再現東方接受西方文野觀，促進社會近代轉型的歷史過程。

關鍵詞：夷、野蠻、文明、文化、進化

* 作者現任日本關西大學外國語教育學研究科教授、日本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研究員。

Research on the etymology of yeman (野蠻)

Shen Guo-wei

Abstract

Historically, Chinese used the terms *man*, *yi*, *rong*, and *di* to refer to other races around China's borders. After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troduced the evolutionary ideas of Western history to China in the 19th century, words like “uncivilized” (*manye*) and “savage” (*yeman*) acquired a new meaning as descriptors of a particular stage of huma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se terms and the missionary writings that employed them made their way to Japan, where Fukuzawa Yukichi absorbed them and solidified their Japanese translation as *yaban* (or *yema* in Chinese), a word that returned to China at the start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became part of the modern Chinese vocabulary.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formation and solidification of the word *yeman* and the related dialogu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with the goal of shedding light o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by which the East accepted the civilized-versus-savage worldview of the West to hasten the transition to a modern society.

Keywords: yi, savage, civilization, culture, evolution

「野蠻」考源^{*}

沈 國 威

「文明」、「野蠻」是一組互相對立的概念，對其中一個詞的考察常常與另一個詞的精確定義有著密切的關係。本文對「野蠻」一詞的形成、中日之間的交流、定型進行考源，以期為解明東方接受西方文野觀，促進社會近代轉型的歷史過程提供近代辭彙史研究的資源。¹

一、從「蠻」、「夷」到「野蠻」

日本的《漢和大辭典》²不收「野蠻」，中國的《漢語大詞典》³

^{*} 本文中關於「野蠻」一詞的部分資料，取自「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開發，劉青峰主編）。該數據庫目前正由政治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共同繼續研發完善，檢索服務由政治大學「中國近現代思想及文學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計畫辦公室提供，謹致謝意。

¹ 關於日本前期研究成果，參見李漢燮：《近代漢語研究文獻目錄》（東京：東京堂，2010年），這裡僅舉一種：柳父章：《一語の辞典——文化》（東京：三省堂，1995年），讀者可由此了解到其他參考書目。另參見沈國威：〈「文明」と「野蛮」の話〉，《泊園》第39期（2000年9月），頁3-29。中國學者方維規也一直關注這一問題，參見方維規：〈論近現代中國「文明」、「文化」觀的嬗變〉，《史林》1999年第4期，頁69-83、Wei-gui, Fang, “Yi, Yang, Xi, Wai and Other Terms: The Transition from ‘Barbarian’ to ‘Foreign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New Terms for New Ideas: Western Knowledge & Lexic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 Michael Lackner et al., (Leiden: Brill, 2001), 95-123.

² 諸橋轍次：《漢和大辭典》（東京：大修館書店，1989年，修訂第2版）。

³ 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4年）。

也沒有提供二十世紀以前的書證。歷史上中國曾將周邊的其他民族稱為蠻（南）、狄（北）、戎（西）、夷（東），明清以後「狄」、「戎」逐漸成為僻詞，「蠻」、「夷」則擴展了意義，將與中國並不接壤的外國人也收進了指稱的範圍。但是與「蠻」不同，「夷」顯示了某種價值中性化的傾向，例如明代以後的「四夷館」並沒有太明顯的蔑稱含意。至十九世紀前後，指稱所謂的未開化族群的詞語，除了「蠻」、「夷」以外，還有：蠻野、野番（蕃）、野蠻等。漢語文獻中「野番（蕃）」的用例最早、最多。如道光三年（1823）那彥成上的《籌議河北各旗蒙古添設盟長疏》中即可見「嗣緣蒙古被野番搶劫，至今衰弱已極」、「現在黃河水大，野番未能偷渡」等例。⁴「野番」一詞直到世紀之交的時文中還在大量使用，如《清議報》第五冊（1899年2月1日）〈論中國宜講求法律之學〉中可見「文明野番之界雖無定」，⁵這已經是現代意義上的「野蠻」了。關於「蠻野」，梁廷柟《英吉利國記》（1845）和《海國四說》（1846）的書證為早：「居糯爾和者為委力斯，矮西尼。性皆蠻野，而以居彌特色斯者為尤。（亞墨利加）其土番蠻野，而銀礦特盛；（非洲）所稱獅虎叢生，土番蠻野者。」⁶「蠻野」一直到二十世紀中葉還有用例，其後為逆序的「野蠻」所取代。唯獨「野蠻」不見於中國士子的著述，較早的用例出現在傳教士的文章中。

（一）漢譯西書中的文野觀

十六世紀以後來華的耶穌會士們將處於歐洲文明之外的民族稱

⁴ 那彥成：〈籌議河北各旗蒙古添設盟長疏〉，《皇朝經世文續編》，卷89，收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85輯，頁3213。

⁵ 〈論中國宜講求法律之學〉，清議報報館編：《清議報》（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頁256。

⁶ 梁廷柟著，駱驛等點校：《蘭崙偶說》，《海國四說》（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卷2，頁118、125；卷4，頁155。

為「蠻」。例如，艾儒略（Jules Aleni，1582-1649）的《職方外紀》（1623）卷四中有「西北諸蠻方」一節，介紹北美洲大陸的土著居民，艾儒略寫道：「北亞墨利加地愈北、人愈野、無城郭、君長、文字……其俗好飲酒、日以報仇攻殺為事」。⁷

「無城郭」、「君長」、「文字」等表述被用於界定「蠻」。「文明」一詞是英語“civilization”的翻譯。該詞來源於拉丁語的「市民」、「有禮貌」等，與“city”具有相同的詞源。歐洲的“city”是中世紀以後逐漸發展起來的空間，周圍用城牆環繞，城牆中的城市部分和外部的農村截然分開。城市部分即“civilization”，城牆以外則為未開、野蠻之地。《職方外紀》「無城廓」的表述可以說反映了「文明」一詞的詞源義。中世紀以後，文明與野蠻的對峙已經不僅限於某些城市與該城市周圍的農村之間了，有無文字、城郭，統治形式如何等都成了判斷文野之別的基準。

十九世紀初葉來華的新教傳教士著述中出現了表示“barbarian”、“savage”概念的新詞語。郭實臘（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萬國地理全圖集》（1838）的「野蠻」似為最早的用例：⁸

1. 惟尼羅河濱猶可耕田，此外一片沙漠、浩渺如海。野蠻無

⁷ 艾儒略著，謝方校：《職方外紀》（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137。另，艾儒略在《職方外紀》中對非洲著墨不多，而且多為正面評價，如說埃及「自古有名，極稱富厚」、「國人極有機智，多攻格物窮理之學，又精天文」（頁110）。

⁸ 《萬國地理全圖集》未見刊本，Wylie 在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Shanghai: Ch'en 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67）一書中「郭實臘」項下說：「This is chiefly a collection of articles first published in the *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頁60）。*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 即《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該誌有「地理」的欄目，其中兩期的題目為「地球全圖之總論」，但是總的篇幅不大，而且使用的是口語的文體，兩者之間沒有直接的關係。該書主要內容後被魏源徵引入《海國圖志》60卷本（1847），這部分又被輯入《小方壺輿地叢鈔再補編》。

賴，劫奪行旅、販賣人口，其王力不能禁。⁹

2. (羅馬國) 攻服歐羅巴之大半，化民成俗、四夷共服。惟有北方之野蠻，與羅馬交戰，屢獲全勝。¹⁰

3. 其後帝君縱欲妄行，國家危變。三軍弄權，隨意立主，國衰政弱。於是東方遊牧野蠻，一齊攻界。¹¹

被輯入《海國圖志》一百卷本的《外國史略》中也有一個描述南部非洲的土著例子：「土人曰合丁突，形污性馴，不似林中野蠻，人形獸心，亦不似東邊之加非利、蘇拉等族，賊盜爲業也」。¹² 上述兩書中的「野蠻例」，都是名詞，詞義爲「化外之民或種族」，並沒有文野對立的概念，加之兩書都沒有單獨刊行，只是借助《海國圖志》流傳，故影響力也應受到一定的限制。

馬禮遜 (R. Morrison, 1782-1834) 之後，倫敦傳教會傳教士慕維廉 (William Muirhead, 1822-1900) 再次提起了文野問題。他的《地理全志》(1853-1854) 上卷中使用了含有「番」、「野」、「蠻」等構詞成分的複合詞 14 例，較重要的如下：

1. 古名之高盧，爲野番部落，漢時爲羅馬征服。¹³

2. 別有野番，穴地而居，捕蟲豸爲食，技藝庸拙。¹⁴

⁹ 魏源：《海國圖志》60 卷本，卷 20，葉 14 上下。

¹⁰ 魏源：《海國圖志》，卷 24，葉 14 上下。

¹¹ 魏源：《海國圖志》，卷 28，葉 19 上下。

¹² 收於魏源著，陳華等注：《海國圖志》(長沙：岳麓書社，1998 年)，頁 1038。本書亦不見刊本，在百卷本《海國圖志》中始被徵引，後被輯入《小方壺輿地叢鈔再補編》(12 帙 83 冊) 時，標爲「英國馬禮遜」1847 年的著作。鄒振環認爲《外國史略》是馬禮遜父子三人的合著。參見氏著：《西方傳教士與晚清西史東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頁 77-91。

¹³ 慕維廉：《歐羅巴志》，《地理全志》(上海：墨海書館，1853-54 年)，卷 2，葉 46 上。

¹⁴ 慕維廉：《阿非利加志》，《地理全志》，卷 3，葉 14 下。

3. (……) 民，自其地遷來者，日漸衰微，至今野番雜處、風俗隳敗。¹⁵

4. 至於朝綱，不設君位，古時野番散居，無可稽考。¹⁶

5. 居民部落不一，風俗蠻野，為盜食人，外人莫敢近之。¹⁷

從地域上看，非洲（例2）、美洲（例3、4）、大洋洲（例5）等被稱為「野番」。例1是關於法國的內容，說法國在漢朝時為羅馬所征服，在此之前還是一個「野番」的部落。現在為世界強國的法國，在歷史上也曾經是野蠻之地。這裡隱含著一種進化的歷史觀。

《智環啓蒙塾課初步》也是一本在西方文野觀引介上發揮了重要作用的書籍。¹⁸ 本書是1856年底香港英華書院出版的英語教科書，著者是倫敦會傳教士理雅各（J. Legge, 1815-1897）。本書第154課題為「Savage Nations（國之野劣者論）」，說在「savage」的國家裡，人民完全沒有受到教化，以獸皮為衣，野果野草為食；南北美洲的印地安人、大洋洲的土著以及非洲的大部分黑人都處於野蠻的狀態。

第155課的標題為「Barbarous Nations（國之野遊者論）」，這裡儘管沒有出現「野蠻」一詞，但是那些沒有城市、居無定所，逐草而牧的國家和民族被定義為野蠻。文章認定非洲、阿拉伯、波斯地區的一部分國家相當於此。無城市，居無定所被當作界定野蠻國家的標準和理由。

第156課的標題為「Half-civilized Nations（國之被教化而未全者論）」。¹⁹ 該書所謂“half-civilized”國家的特點是：有少許的格物致知

¹⁵ 慕維廉：《亞墨利加志》，《地理全志》，卷4，葉4下。

¹⁶ 慕維廉：《亞墨利加志》，《地理全志》，卷4，葉11下。

¹⁷ 慕維廉：《大洋群島志》，《地理全志》，卷5，葉10下。

¹⁸ 參見沈國威、內田慶市編：《近代啓蒙的足跡》（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2001年）。

¹⁹ “Half-civilized”後來在福澤諭吉的著作中被譯作「半開」，即文明化只有一半的程度，並不完全。“civilized”被譯作「開化」也是值得注意的。

(自然科學)的知識，教化政治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施行，但是這些都沒有達到完全的境界。在這些國家裡有農業、技術，亦有法律和書籍，但是「有用之藝」不發達，存在著很多殘酷的習俗。所謂「有用之藝」是“useful arts”的翻譯，在傳教士的著作中用來指西方的近代科學知識。用西方的“useful arts”破除中國人的迷信思想，使其皈依基督教，是當時較流行的自然神學的觀點和佈教方法。在這裡被指定為「半開國家」的有印度、日本、波斯、土耳其等。英文原著中中國的名字也被列於半開國家之中，但是在翻譯成教科書出版時被譯者理雅各刪去了。

以上兩種文獻中介紹了西方文明史觀語境中的野蠻的概念，也使用了「野蕃」等詞語，但是還沒有「野蠻」的使用例。

此外，例如在傳教士編纂出版的中文雜誌《遐邇貫珍》(1853-1856)中有「僻土野人」、「野族」等的詞語，但是這裡也沒有「野蠻」、「野番」的例子。²⁰ 郭實臘、馬禮遜之後「野蠻」一詞再次出現的文獻是墨海書館刊行的中文雜誌《六合叢談》(1857-1858)。²¹ 其中包括「野番」共有以下3例。

1. 皆在南寒帶，則皆如府伊勾之民盡為野番無識矣。²²
2. 往時窮島野番，凶獷如獸，以殺掠為事，今已變化氣質，循循可教矣。²³
3. 僅用手不用器，所生力不多，故凡工作皆用器助己之力，野蠻用一木治田，與最奇巧之器，理歸一致，深於格致者，能詳細言之。²⁴

²⁰ 松浦章、內田慶市、沈國威編：《遐邇貫珍》(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

²¹ 沈國威編：《六合叢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年)。

²² 沈國威編：《六合叢談》第1卷第4號，「地理」，葉4上。

²³ 沈國威編：《六合叢談》第1卷第8號，「公會略記」，葉10上。

²⁴ 沈國威編：《六合叢談》第2卷第1號，「重學淺說·總論」，葉10上。

例1、2將僻地、孤島的居民稱為「野番」，例3取自於偉烈亞力著的《重學淺說》，偉烈氏說「野蠻用一木治田，與最奇巧之器，理歸一致，深於格致者，能詳細言之」。野蠻的「一木」與西方「最奇巧之器」道理上是一致的，因此文野之分也就在於格致（物理學）知識的有無了。《六合叢談》中的「野蠻」即是指稱未開化人的名詞，與「番」、「蠻」同義。對「野蠻」的普及與定型做出決定性貢獻的是同文館的《萬國公法》（1864，丁韞良 W. A. P. Martin，1827-1916），該書中共有以下2例。

1. 不但某國內政，致鄰國有危，公法可以相救，即野蠻凶暴、殺戮無度，亦可興仁義之師，而彈壓之也。²⁵
2. 不問其有無遺囑，其親人皆不得繼業。後化導漸開，此等野蠻不義之例漸廢，至今絕矣。²⁶

例1是說兇暴的野蠻人在鄰國進行大屠殺時，其他國家派遣軍隊進行鎮壓是國際法所允許的；例2是「野蠻的風俗」的意思。即，例1為名詞，例2則演變成了形容詞。

（二）英華辭典中的野蠻概念及其譯詞

十九世紀的英華辭典對「野蠻」的釋義如下：

1. *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馬禮遜，1822）

Barbarian 蠻人（殘虐、殘暴）

Savage 未收

2. 《英華韻府歷階》（衛三畏，1844）

Barbarian，蠻夷

²⁵ 丁韞良：《萬國公法》（北京：京師同文館，1864年），卷2，葉8下。

²⁶ 丁韞良：《萬國公法》（北京：京師同文館，1864年），卷2，葉21下。

Savage, ……不肖

3.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麥都思, 1847-1848)

Barbarian, 夷人、夷狄……野人、生番 (未識禮義、兇惡、慘酷)

Savage, 野、野人、夷人、生番 (殘忍、凶暴)

4. 『英華字典』(羅存德, 1868-1869)

Barbarian, 蠻夷、夷人、化外之人 (不識禮儀、暴虐、殘忍、愚蠢、不識一丁)

Savage, a human being in his native state of rudeness, 野人、生番、夷人 (殘忍、兇猛)

馬禮遜的英華字典不收“savage”，只收“barbarian”，所給出的譯詞是「蠻人」，並在釋義中使用了「殘虐」、「殘暴」等詞語。

衛三畏的《英華韻府歷階》、麥都思的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也同樣沒有「野蠻」的用例，使用的是「蠻夷」、「夷人」；羅存德《英華字典》中也沒有「野蠻」，作為“barbarian”、“savage”的譯詞，使用的是中國舊有的詞語，如「蠻」、「夷」等。羅存德用「不識禮儀」、「暴虐」、「殘忍」、「愚蠢」、「不識一丁」來形容，界定“barbarian”、“savage”。在英華辭典上我們還看不到作為人類歷史發展一個階段的「野蠻」。

(三) 近代漢語中「野蠻」的類詞及意義

在清後期，「夷」及其類詞如「夷人」、「夷情」、「夷船」、「夷字」、「華夷俗殊」、「英夷」等詞語大量出現在政府官員的奏摺和《海國四說》、《海國圖志》等文獻中。但蔑稱義逐漸減弱，更多的作為指稱外國和外國人——主要是西洋人的中性詞語來使用，「戎」、「狄」幾乎不再使用，而「蠻」則依然明顯地帶有蔑視的語氣。可以說出

現了「蠻夷」分指的現象。但是來華傳教士一方面對自己被稱為「夷」表示了極大的憤慨；²⁷ 卻又在自己的著作中將非洲、南北美洲的土著居民稱為「野番」、「番野」、「黑番」、「土番」、「生番」，特別是關於「野番」、「番野」這一對逆序的詞，其意義、用法大致可以整理如下：

野番：名詞，不知禮儀、不識文字、殘虐、凶暴，沒有生產知識。即所謂教化外之民。

番野：形容詞。表示原始的、不文明的狀態。

傳教士的「野蠻」是在吸取了中國古代「蠻」、「夷」意義的基礎上成立的，但是，需要加以特別注意的是，如《地理全志》例1、2所示，傳教士的「野蠻」及其近義詞中加入了人類文明發展之一個階段的新義。

二、「野蠻」傳入日本

在「野蠻」傳入之前，日本也使用「夷」、「蠻」來指稱外國，如「南蠻」、「攘夷」等。「攘夷」是日本江戶末期流行的一個政治口號，將歐洲各國，稱為「夷」。《和英對譯袖珍辭書》（1862）中相關詞條的釋義如下：

Savage, s. 荒々シキ人、猛悪人

Barbarian, s. バルバリア人、夷人

²⁷ 相關論述可參見方維規前揭論文，以及劉禾著，楊立華等譯：《帝國的話語政治》（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頁38-97；張翔：〈《萬國公法》與近代東亞知識人的文明觀——兼評佐藤慎一《近代中國的知識人與文明》〉，收於復旦大學歷史系、復旦大學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編：《近代中國的國家形象與國家認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292-320。

Barbarian, adj. バルバリアノ、夷狄ノ

這時還沒有使用「野蠻」。在日本最早使用「番野」、「野蠻」的是福澤諭吉。

(一) 福澤諭吉著作中的「野蠻」

福澤諭吉（1835-1901）首先在《西洋事情外編》（1868）卷之一「世界の文明開化」一節中使用了「上古蠻野の人」、「蠻野の世に」²⁸等表述，「蠻野」一詞首先出現於福澤的著作中。在《福澤諭吉全集》第一卷，頁395中，福澤諭吉首次披露了「總じて歴史を察するに人生の初めは蒙昧である。次第に文明開化に赴くものなり」²⁹（試譯：縱觀歷史，生民之初蒙昧，漸次文明開化）這一新的歷史發展觀。福澤在《西洋事情外編》中發問：「野鄙固陋の風習を脱して文明開化を助けざる可んや」（試譯：豈可不脫盡野鄙固陋之風習，以助文明之開化哉）。柳父章指出：此時，福澤毫無疑問地意識到了，所謂的「野鄙固陋」即意味著“barbarism”，「文明開化」即是擺脫「barbarism」的狀態，朝向西方那樣的文明世界發展的運動。³⁰接著，福澤又在《掌中萬國一覽》（1869）中明確地指出：

人間生々の景況に従ひ、これを區別して二種と爲す。曰、蠻野、曰、文明、是なり。蠻野とは、居に常處なく、食を追て此彼に移轉するものを云ふ。文明とは、常處安宅に居り、禮儀を知り、宗旨を信じ、工を勤めて、順序を守り、以て天與の幸福を享るものを云ふ。³¹

²⁸ 福澤諭吉：《西洋事情外編》（1868年〔慶應三年〕），收於《福澤諭吉全集》（東京：岩波書店，1958年），卷1。

²⁹ 福澤諭吉：《福澤諭吉全集》，卷1，頁395。

³⁰ 柳父章：《一語の辞典—文化》，頁23。

³¹ 福澤諭吉：《掌中萬國一覽》（1869年），收於《福澤諭吉全集》卷2，頁7。

(試譯：人類根據不同的生存狀況可以分為兩類，曰蠻野，曰文明。所謂蠻野即居無定所，逐食而移；所謂文明即安居常處，知禮儀，有信仰，勤工作，守秩序，以此享受天賜之幸福。此兩種可再細分為四種，是為渾沌、蠻野、未開、開化文明。)

《掌中萬國一覽》是根據美國出版的英文類書翻譯改編的世界地理通俗讀物，主要向兒童介紹世界各國的基本情況，《世界國盡》也是性質相同的啓蒙書。

對於這種「野鄙固陋」的狀態，福澤諭吉在其《文明論之概略》³²（以下簡略為《文明論》）中，第一次使用了「野蠻」來表達。我們可以說福澤諭吉在思索文明開化這一歷史性問題時，邂逅了「野蠻」。

福澤諭吉的「文明」、「野蠻」已經不再僅僅是地理位置上的概念了，從《文明論》起福澤用這兩個詞表示人類歷史的變化和進步。這本書寫於1875年前後，書中「文明」的使用次數超過200次，「野蠻」使用了54次。詞形有「野蠻」和「野蠻」，但是已經不再使用「蠻野」等其他形式了。下面我們選擇若干重要例句，對福澤的文野觀做一些分析。

1. 今の時に當て、前に進まん歟、後に退かん歟、進て文明を逐はん歟、退て野蠻に返らん歟、唯進退の二字あるのみ。³³

(試譯：當今日之時，前進乎？後退乎？進而逐文明乎？退而返野蠻乎？唯進退二字而已。)

2. 今世界の文明を論ずるに、歐羅巴諸國並に亞米利加の合衆國を以て最上の文明國と爲し、土耳其、支那、日本等、亞細亞の諸國を以て半開の國と稱し、阿非利加及び澳太利亞等を

³² 福澤諭吉：《文明論之概略》（東京：岩波書店，1995年）。

³³ 福澤諭吉：《文明論之概略》，頁25。

目して野蠻の國と云ひ、此名稱を以て世界の通論となし、西洋諸國の人民獨り自から文明を誇るのみならず、彼の半開野蠻の人民も、自から此名稱の誣ひざるに服し、自から半開野蠻の名に安んじて、敢て自國の有様を誇り西洋諸國の右に出ると思ふ者なし。³⁴

(試譯：論今日世界之文明，以歐羅巴諸國及美利堅合眾國爲最文明之國；土耳其、中國、日本等亞洲諸國可稱半開之國；非洲、大洋洲等可視作野蠻之國。此種名稱爲世界通論，不獨西洋各國自豪於自身之文明，彼半開野蠻之國人民也信服此稱之不誣，甘受半開野蠻之稱呼，不敢自誇本國現狀出於西方各國之右。)

3. 右の如く三段に區別して其有様を記せば、文明と半開と野蠻との境界分明なれども、元と此名稱は相對したるものにて、未だ文明を見ざるの間は半開を以て最上とするも妨あることなし。³⁵

(試譯：如前所述之三種階段，文明、半開、野蠻界線分明，原本此種名稱爲相對之物，未見文明之前亦不妨將半開誤作最高之狀態。)

4. 此文明も半開に対すればこそ文明なれども、半開と雖どもこれを野蠻に対すれば亦これを文明と云はざるを得ず。譬えば今支那の有様を以て西洋諸國に比すればこれを半開といわざるを得ず。³⁶

(試譯：此文明對於半開才稱其爲文明，故雖爲半開對野蠻而

³⁴ 福澤諭吉：《文明論之概略》，頁25-26。

³⁵ 福澤諭吉：《文明論之概略》，頁27。

³⁶ 福澤諭吉：《文明論之概略》，頁27-28。

論亦可稱之爲文明，譬如當今之中國，與西洋各國相比只能稱其爲半開之國。）

5. 半開も安んず可き地位に非ず、況んや野蠻の地位に於てをや。³⁷

（試譯：半開已爲不可甘居之地位，遑論野蠻乎。）

6. 文明は死物にあらず、動て進むものは必ず順序階級を経ざるを得べからず。即ち野蠻は半開に進み、半開は文明に進み、其文明も今正に進歩の時なり。³⁸

（試譯：文明並非死物，而運動進化之物必須經過一定之順序階段。即野蠻進化爲半開，半開進化爲文明，文明當今正在進歩之時。）

英華辭典中並沒有收錄「野蠻」，將「野蠻」從中國傳到日本去的應該是傳教士們的著述。「蠻野」在《地理全志》、《六合叢談》和《萬國公法》中有使用例；「野蠻」在《海國圖志》、《六合叢談》和《萬國公法》中有使用例。這幾種書在江戶末期和明治初期都曾經在日本被廣泛閱讀。《智環啓蒙塾課初步》也在日本也被多次翻刻出版，是當時最流行的英語或常識的學校教科書。

在「蠻野」和「野蠻」的更替上，1873年出版的《附音插圖英和字彙》³⁹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如下所示，這本英和辭典最早收錄了「野蠻」一詞。當時，可供人們選擇的辭典不多，福澤諭吉的翻譯工作也大大得益於這本辭典。

Barbarian，夷狄、化外ノ人（ヒラケヌ）（形容詞：暴虐、猛惡）

³⁷ 福澤諭吉：《文明論之概略》，頁28。

³⁸ 福澤諭吉：《文明論之概略》，頁29。

³⁹ 柴田昌吉、子安峻著：《附音插圖英和字彙》（東京：日就社，1873年）。

Savage, a. 猛キ、暴キ、慘酷ナル、馴ザル、野蠻ナル、暴虐
n. 蠻夷、凶暴者

Savageness · 凶暴ナルこと、殘忍ナルこと、野蠻

Savagery, n. 殘忍、野蠻

Savagism, n. 野蠻タルこと

在這裡我們可以順便指出，「蠻野」和「野蠻」是一對詞義相同，構成成分排列順序相反的詞。在明治初期前後，像這樣的逆序詞還有一些，如「抵抗」和「抗抵」、「簡單」和「單簡」、「紹介」和「介紹」等。

(二) 日語中「野蠻」的定型

明治初期日本出版了很多關於文明史論的譯著（包括同一原著的不同譯本），如《歐羅巴文明史》、⁴⁰《英國開化史》⁴¹等。在這些譯著中，「野蕃」、「蠻野」主要作為“barbarianism”、“savage”的譯詞來使用。在福澤諭吉的《文明論》的影響下，《明六雜誌》⁴²中有「野蕃」4例，「野蠻」36例，「野蠻國」2例，「野蠻習」2例，「蠻野」2例，「サベージ（即 savage 的音譯）」1例。「野蠻」佔了絕對優勢。其後，如中江兆民等短暫的一段時間裡有「野蠻」、「蠻野」並用的現象，明治二十年以後，詞形逐漸定型於「野蠻」。這一事實可以從明治期出版的眾多的國語辭典中得到證明：

⁴⁰ F. P. G. Guizot 著，永峰秀樹譯：《歐羅巴文明史》（東京：奎章閣，1877年〔明治十年〕）。

⁴¹ H. T. Buckle 著，大島眞益譯：《英國開化史》（東京：印書局，1875年〔明治八年〕）。

⁴² 山室信一、中野目徹校注：《明六雜誌》（東京：岩波書店，1999年）；高野繁男，日向敏彦監修、編集：《明六雜誌語彙總索引——復刻版明六雜誌》（東京：大空社，1998年）。

《漢英對照いろは辭典》(1888)

やばん，野蠻、野蕃；ひらけぬくにびと，未開國民；ひらけぬ，Barbarians、barbarian、Savage。

《言海》(大槻文彦，1891)

やーばん(名)野蠻，サラニ開化セヌ荒夷。(試譯：未更加開化的荒夷)

《日本大辭書》(田山花袋，1893)

野蠻，サラニ開化セヌコト、又、ソレラノ夷狄。

《大言海》(1935)

野蠻(一)サラニ開化セヌ荒夷。文化ノ開ケザル國、又ハ、人民。(二)轉ジテ、無作法ナルコト。禮儀ヲ知ラヌコト。又、教育ナキコト。

(試譯：(一)未更加開化的荒夷、文化不開之國或人民。(二)轉為粗野、不知禮儀，或無教養義)

日本最早的近代國語辭典《言海》(1891)使用「サラニ開化セヌ荒夷」的表述來說明「野蠻」的意義。使用「開化」做釋義詞語是極其值得注意的地方。《言海》的改訂版《大言海》(1935)中的解釋則更加詳細，「文化」也成爲一個意義要素。在用法上也出現了變化，即有了形容詞的用法。現代日語中「野蠻」的意義、用法至此已經基本定型。

三、「野蠻」的中國回流

在丁韞良的《萬國公法》之後，「野蠻」零星出現在《中西聞見

錄》、《格致彙編》等文獻中，⁴³《申報》上也有個別用例，意義都是未開化的族群，是名詞。作為「文明」對立面的「野蠻」，在其回流漢語的過程中，《時務報》以及日本漢學家古城貞吉負責翻譯的欄目《東文報譯》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時務報》第3冊《東文報譯》正式開始，在第一篇文章《美國共和黨宣論新政》中，「廢止林青格司現有林青格司之稱，不据法律，以斷莫須有獄，若許殺人野蠻之例，必宜禁止」⁴⁴提出了廢止死刑的主張。第4冊《東文報譯》中的譯文「俄人論英國海外政策」中寫道「英人極蔑視他國人，謂為野蠻。必待已轄治之，然後開化。故以殄滅他國人，為不背道德，為教門所不責。」⁴⁵接著在第17冊《東文報譯》「論社會」中有「野蠻之地，無社會者焉。及文明漸開微露萌蘖，久之遂成一社會」⁴⁶的例子。均為日語的「野蠻」進入漢語語境之濫觴。

1900年以前，康有為、譚嗣同、嚴復等的文章中都出現了「文明」和「野蠻」，而使「野蠻」普及定型的是義和團之亂。在當時的各種媒體上，義和團的所作所為被定性為「野蠻行爲」，以《清議報》為例，100冊內「野蠻」的用例達187例之多。（「文明」的用例為552例）義和團的失敗也被定位成文明對於的野蠻勝利。作為反思，中國社會精英的論述中充滿了脫離野蠻，進入文明的論調。如梁啟超在《新民叢報》（1902年2月5日創刊於日本橫濱）上連載〈新民說〉，試圖通過新的國民精神的確立來挽救國家和民族的危機。在持續了一年的〈新民說〉連載中，「文明」使用了80次，「野蠻」的使

⁴³ 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近代漢語語料庫」，網址：<http://www.db2.csac.kansai-u.ac.jp:8080/library/>，檢索日期：2012年11月1日。

⁴⁴ 強學報報館、時務報報館編：《強學報·時務報——中國近代期刊彙刊》（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頁175。

⁴⁵ 強學報報館、時務報報館編：《強學報·時務報——中國近代期刊彙刊》，頁246。

⁴⁶ 強學報報館、時務報報館編：《強學報·時務報——中國近代期刊彙刊》，頁1148。另參見沈國威：《近代中日辭彙交流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394-400。

用頻率在30次以上，同為該文的關鍵詞。但是梁啓超的「文明」與「野蠻」顯然不是來自於傳教士們的著述，而是來自於日本。同時由於構詞成分「野」、「蠻」的字義以及現實生活中義和拳等影響，一般漢語使用者對這個詞的理解多側重於其暴力性的方面。例如，梁啓超在〈新民說〉中指出：

世人之恆言曰：「野蠻人尚力，文明人尚智。嗚呼！此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之言，迂偏而不切於事勢者也。」⁴⁷

「野蠻人尚力」也反映在《辭源》（1915）的釋義中：

【野蠻】 人民未開化者之稱，言其俗獷野如蠻人也。俗亦謂專恃力而循理者，曰野蠻。

在今日的漢語中「野蠻」是一切與「文明」相對峙的概念的綜合體，尤其是暴力的這一語義側面得到了加強。

（責任編輯：夏慧馨、莊勝涵）

⁴⁷ 梁啓超編，黃坤評注：〈新民說〉，《新民叢報》（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182。

徵引書目

- Buckle 著，大島眞益譯：《英國開化史》，東京：印書局，1875 年（明治八年）。
- Guizot 著，永峰秀樹譯：《歐羅巴文明史》，東京：奎章閣，1877 年（明治十年）。
- 丁韞良：《萬國公法》，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 年。
- 山室信一、中野目徹校注：《明六雜誌》，東京：岩波書店，1999 年。
- 方維規：〈論近現代中國「文明」、「文化」觀的嬗變〉，《史林》1999 年第 4 期，頁 69-83。
- 魏源著，陳華等注：《海國圖志》，長沙：岳麓書社，1998 年。
- 艾儒略著，謝方校：《職方外紀》，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
- 李漢燮：《近代漢語研究文獻目錄》，東京：東京堂，2010 年。
- 沈國威：〈「文明」と「野蛮」の話〉，《泊園》第 39 期，2000 年 9 月，頁 3-29。
- 沈國威：《近代中日詞彙交流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
- 沈國威編：《六合叢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 年。
- 那彥成：〈籌議河北各旗蒙古添設盟長疏〉，《皇朝經世文續編》，卷 89，收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 年，第 85 輯。
- 松浦章、內田慶市、沈國威編：《遐邇貫珍》，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 年。
- 柳父章：《一語の辞典——文化》，東京：三省堂，1995 年。
- 高野繁男，日向敏彥監修、編集：《明六雜誌語彙總索引——復刻版明六雜誌》，東京：大空社，1998 年。
- 沈國威、內田慶市編：《近代啓蒙的足跡》，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2001 年。

張 翔：〈《萬國公法》與近代東亞知識人的文明觀——兼評佐藤慎一《近代中國的知識人與文明》〉，收於復旦大學歷史系、復旦大學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編：《近代中國的國家形象與國家認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梁廷枏著，駱驛等點校：《蘭峯偶說》，《海國四說》，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鄒振環：《西方傳教士與晚清西史東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4年。

福澤諭吉：《文明論之概略》，東京：岩波書店，1995年。

福澤諭吉：《西洋事情外編》，收於富田正文、土橋俊一編：《福澤諭吉全集》，東京：岩波書店，1958年。

劉禾著，楊立華等譯：《帝國的話語政治》，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

慕維廉：《歐羅巴志》，《地理全志》，上海：墨海書館，1853-1854年。

諸橋轍次：《漢和大辭典》，東京：大修館書店，1989年，修訂第2版。

Wei-gui, Fang. “Yi, Yang, Xi, Wai and Other Terms: The Transition from ‘Barbarian’ to ‘Foreign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New Terms for New Ideas: Western Knowledge & Lexic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 Michael Lackner et al. Leiden: Brill, 2001.

Wylie, Alexander.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Shanghai: Ch'en 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67.

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開發，劉青峰主編。

近代漢語語料庫，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建置，網址：<http://www.db2.csac.kansai-u.ac.jp:8080/library/>，檢索日期：2012年11月1日。